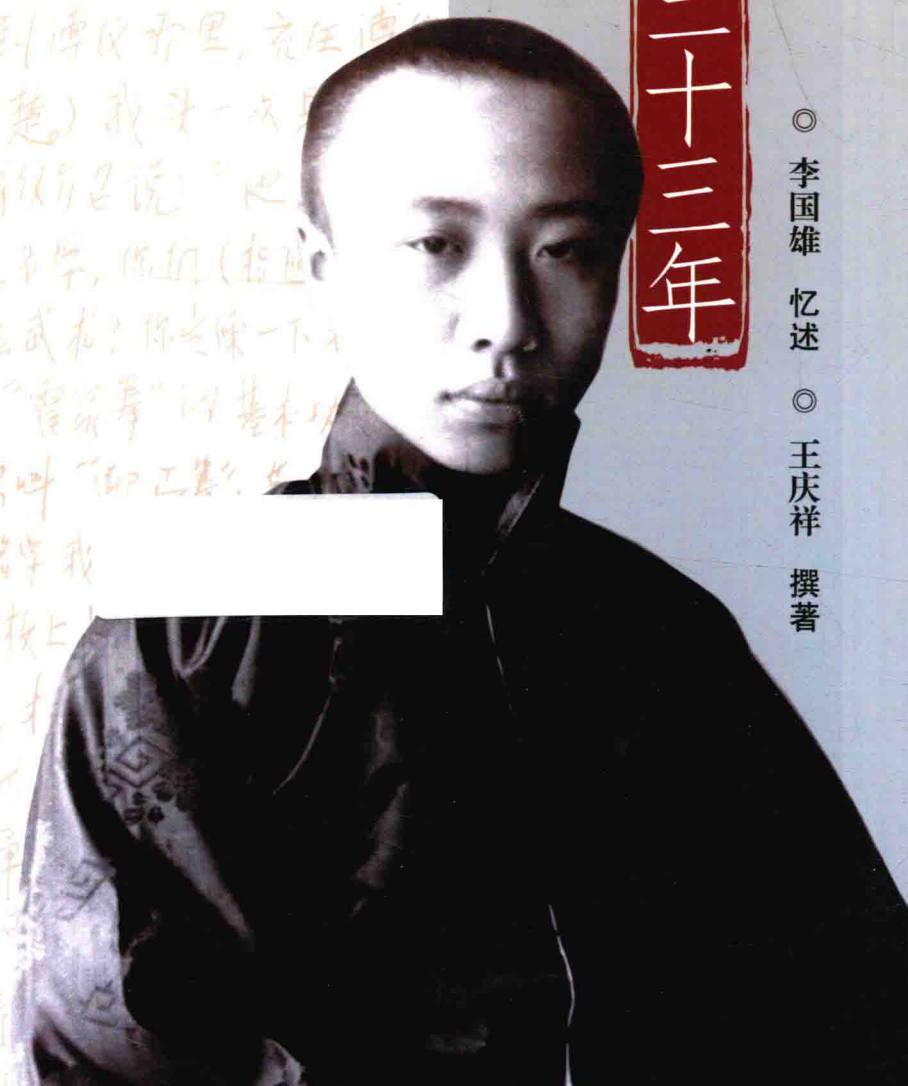


随侍

溥仪

三十三年

◎ 李国雄 忆述
◎ 王庆祥 撰著



溥仪写真书系

灰 伴 同 友
溥仪收到息六日的来信。内
出书三本，您已受累不浅，现又
安，感谢万分。 在信中您提
1：有笑谈之功，或其它特异功能以
有过。

乙：有笑谈之功，或其它特异功能以
溥仪便过才把武的同道中，写出他的事
我所知，只写有关溥仪的事迹，如下：
有名呼许兰洲的，他是满清叶代张勋部下
及周是由许兰洲介绍到溥仪那里，充任溥
溥仪是样的人我不清楚）我斗一次
台上，见到的。溥仪说：“也
教教我武艺在心。我先不学，你教（我
：“你要教他们学什么武艺？你练一下
学的武艺，是武术名家“曹家拳”的基本功
叫八技。第一种名叫“脚工”，在
叫“劈掌”，（以下以种名字我
学教过脚在这技上
息。以 一智短时期，才
殿 小品一些，余
名，很 同 交 作 最 早
权 学 习。 回 论，
力。我 看 曹 家 拳 在 指 导

群众出版社

溥仪写真书系

随侍溥仪三十二年

◎ 李国雄 忆述
◎ 王庆祥 撰著

群众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随侍溥仪三十三年 / 李国雄忆述; 王庆祥撰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5014-5854-7

I. ①随… II. ①李… ②王… III. ①爱新觉罗·溥仪 (1906-1967) —生平事迹
IV. ①K827=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03504号

随侍溥仪三十三年

李国雄 口述 王庆祥 撰著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十五号楼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荣展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0月第1次
印 张: 20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36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14-5854-7
定 价: 70.00元

网 址: www.qzcbc.com
电子邮箱: qzcbc@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83903253
综合分社电话: 010-83901870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1979年秋，我作为一家学刊的编辑到北京组稿，偶然与李淑贤女士相逢，并有幸看到溥仪特赦后所写的书稿、文稿、发言稿、日记，以及他亲手编存的影集等第一手珍贵资料，我们由此建立起了长达十八年的友谊及合作关系，合著出书多种，其中之一就是李淑贤的回忆录。

溥仪特赦后再婚的妻子李淑贤，亲身感受到了作为公民的前皇帝不一样的人生。他们甜蜜的恋爱和家庭生活，他们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接见并亲切谈话的情景，他们与全国政协参观团一起到南方和西北各地参观旅游的特别感受，他们在住院治疗的日子里相互关爱的真情真心，他们在生离死别之际感人至深的话语和画面……这些都是李淑贤回忆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淑贤回忆录《我的丈夫溥仪》初版于1984年，其叙述到溥仪去世为止，修订版定稿于1996年5月，增加了李淑贤在丈夫去世后围绕逝者的一些人生经历。遗憾的是，当修订稿于1999年出版时，她已经飘然远行。

与李淑贤女士的相识相交，注定了我一生的命运，研究溥仪成了我此生工作的重中之重，甚至或好或坏地影响到了我的生活。

之后，我先后于1989年、2012年又出版了溥仪人生中另外两位关系密切的身边人——最后的皇妃李玉琴和随侍三十三年李国雄的回忆录。

1982年春，我在长春市图书馆第一次见到了中国最后的“皇妃”、时年五十四岁的李玉琴，当时她是图书馆的一名管理员。她说，早就听说我是专门研究溥仪的，并看过我写的《有福贵人》一文，一直想见见我。我们谈了半个多小时，都很高兴。在这之后，李玉琴先后当上长春市和吉林省政协委员，我也被吸纳为长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特邀委员。有一天，政协负责文史的领导专门宴请李玉琴和我，席间说：李玉琴拥有第一手宫廷资料，王庆祥是研究溥仪的，你们二

人若能合作，就可以留下一段非常有价值的伪满宫廷史。我们当即答应，一部长达四十万字的回忆录工程就此拉开帷幕。

李玉琴回忆了在伪满后期被册封为“福贵人”的前前后后，她曾以少女的天真与“康德皇帝”“夫妻”相处，随后在伪满垮台后与“皇后”婉容一起度过了八个月的逃亡生活，接着又在没落皇家苦守七年，经历了无人能够感受的孤寂落寞。为了寻找当过皇帝的丈夫，她甚至在中南海新华门前拦截过可能知情的某位首长。她打小工、借路费，六赴抚顺探监，最终不得不选择离婚。离婚后，她也曾前往北京探望溥仪，但却在“文革”中落了个“皇娘造反”的罪名，终以悲情落幕。

李玉琴回忆录《最后的皇妃》于1989年9月出版，相关电影和电视剧紧随其后，逐一问世。

我与李国雄先生的交往也是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7年夏，我在北京库资胡同一处很普通的、布满“私搭乱建”的四合院内，见到了七十六岁高龄的李国雄，他与老伴住在一间带小跨院的厢房里。他愉快地接受了我的合作建议，最终留下了几十盘录音带。

1924年，李国雄年仅十二岁，便进入逊清小朝廷，成了“小皇上”的奴才，从此贴身跟随溥仪三十三年。他见证了紫禁城内溥仪与皇后婉容、淑妃文绣“帝王之家”的生活；目睹了溥仪被逐出皇宫的惊险一幕；亲历了溥仪在天津张园和静园会见中外重要人士，以及他与文绣谈判离婚的始末。溥仪离津出关的最后时刻仓皇跳入汽车后备箱内，就是李国雄亲手为其盖上后盖的。李国雄还见证了溥仪在伪满时期当傀儡皇帝的全部生活，从旅顺到长春，从“执政”到“康德”，溥仪两度访日、多次“巡幸”，李国雄都陪伴在侧。溥仪囚居苏联期间，还是李国雄巧妙伪装箱底，才得以深藏四百六十八件无价珍宝，从而顺利带回国内。直到被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李国雄依然无从选择地“陪绑”，且不能不检举溥仪的罪行。获释后，两位历经坎坷的人士又在北京聚首，谈历史，话新生，句句都关乎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和生动的大事细节……

李国雄回忆录《随侍溥仪三十三年》于2012年10月出版，我接到了大量读者来信，都认为这本书与溥仪自传可以相互印证，《我的前半生》中的许多背景，都需要李国雄的叙述加以补充和注解。

上述三部出自三位与溥仪密切生活过的当事人之口的回忆录，全景式呈现了末代皇帝在各个历史阶段的生活实录，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尤其是他们述说的生活细节，最能体现溥仪鲜活的个性。可见溥仪多方面、多角度的人生，三本回

忆录的当事人就是这些历史细节的亲历者和见证者，都拥有任何人不能替代的身份和角色，他们的回忆具有全世界都认可的权威性！这几本回忆录成书在他们生前，并经本人过目、修改，直到定稿签字，最后交付出版。现在他们都已经过世，但他们留下的资料、情节和故事都已经进入历史，并被铭刻在宇宙永恒演进的册页之中。

现在，这三本书又得到群众出版社的支持，而作为书系，统一风格再版，给万千读者带来阅读的方便，令我很欣慰。同时增加了若干很有价值的附录内容，其中多为三位回忆录当事人的亲笔书信和短文等。衷心希望这三本书所呈现的中国末代皇帝及其后、妃、妻子多种身份的多种生活姿态，能够给读者以新的视角，对中国历史上这位特殊的末代皇帝有一个全面而充分的认识。

王庆祥

2018年1月

目 录

第一章 伴驾记	父亲侍奉过西太后	1
	入宫给溥仪当奴才	3
	“殿上的”兼宫廷乐队演奏员	6
	我被提升为“随侍的”	8
	跟溥仪去颐和园	10
	印度服、福字履及其他	12
	耍弄奴才种种	15
	臭鸡蛋和牡丹花	17
	腐朽不堪的宫廷	19
	溥仪出宫前后	21
第二章 伴公记	从一个溜子到一百块大洋	24
	溥仪阴差阳错地来到天津	26
	卖宝与“打价”	28
	三教九流网罗门下	31
	严禁夜间外出	34
	楼顶上的悠闲生活	35
	在墙子河行船打猎	38
	生活在惊恐之中	40
	习武之风	42
	习武之风再刮	44

	溥仪的政治交际·····	46
	摆脱不掉的“白帽”·····	50
	张园的节日·····	52
	第一次挨打·····	54
	天子惜命 下人遭殃·····	56
	“电刑”·····	57
	从欠薪到存款·····	59
	时来运转恩典多·····	61
	溥仪给我们分工·····	62
	寿贡与“功过簿”·····	68
	静园的网球热·····	71
	声色犬马加石头·····	74
	野心勃勃的静园寓公·····	76
	我所见到的婉容和文绣·····	78
	奉命斥责文绣·····	81
	“天津事变”前后·····	84
	溥仪出关之前·····	86
	赛车后箱的秘密·····	88
	婉容离津与川岛芳子·····	91
	踏上险途·····	93
第三章	旅顺肃王府·····	96
伴鬼记	大连海滨·····	98
	奉命返津·····	100
	婉容在旅顺·····	103
	从旅顺到长春·····	105
	溥仪就任伪执政前后·····	107
	笼中“天子”·····	110
	“御临幸”见闻·····	112
	护军初建·····	115
	溥仪与护军·····	118

我当护军队长的时候·····	120
护军的后勤问题·····	122
护军的多种职能·····	124
“宫廷”仪仗队·····	125
军事演习小景·····	128
“内廷”·····	130
司房及其他·····	132
茶房和膳房·····	135
汽车房与马号·····	137
我给溥仪修球场·····	138
刘和尚戒烟·····	140
准待医和看门人·····	142
我当奴才的原则·····	144
溥仪的迷信和洁癖·····	146
神仙眷属·····	148
“秘闻”露馅记·····	151
随侍兼摄影师·····	153
“巡幸”奉天并祭祖·····	155
赏赐种种·····	158
惩罚铁琦·····	161
随侍乎？特务乎？·····	163
打人狂·····	164
考验·····	167
伪宫中的皇族·····	168
溥仪首次出访日本·····	171
在赴日军舰上·····	173
东京车站上出洋相·····	175
“扈从”掠影·····	177
从取消大刀片开始·····	180
护军的瓦解·····	182
随溥仪“巡幸”各地·····	184
溥仪第二次访日·····	186

	宫中孤儿·····	190
	外谄内疑的立身术·····	192
	“窃听器事件”原委·····	194
	我所知道的几位“皇妃”·····	196
	法西斯时代的衰败·····	199
	风雨飘摇·····	201
	丢妻抛子“扈危皇”·····	203
	仓皇出逃·····	205
	溥仪被俘之谜·····	207
第四章	飞往赤塔·····	211
伴囚记	一场虚惊·····	213
	初到莫洛科夫卡·····	214
	“疗养”生活·····	215
	多情女郎·····	217
	来了一位苏联少将·····	220
	告别莫洛科夫卡·····	222
	一路风光赴伯力·····	224
	在红河子落脚·····	225
	伪满大臣们来了·····	228
	我给溥仪藏宝·····	230
	迁往伯力市内·····	232
	顺手牵羊敬“上边”·····	234
	溥仪从东京归来·····	235
	戒备·····	238
	患难不同难·····	240
	在离开溥仪的日子里·····	242
	风流工地·····	243
	浪迹天涯不忘“主”·····	245
	一串佛珠·····	246
	引渡·····	248

第五章 伴罪记	在入境后的列车上·····	251
	高岗接见·····	252
	落锁的监房·····	254
	最初的三个月·····	255
	哈尔滨的铁笼子·····	257
	几片好烟叶·····	258
	“溥仪崇拜”的危机·····	260
	关照·····	261
	废物与废品·····	263
	东北工作团来了·····	265
	检举溥仪·····	268
	家书值万金·····	270
	释放·····	272
	离开抚顺·····	274
第六章 伴影记	盼来的团圆·····	277
	谈往事心酸·····	279
	谁该道歉?·····	281
	不愿再见溥仪·····	284
	最后的途程·····	286
附 录	李国雄简历·····	288
	李国雄致王庆祥信·····	291
	李国雄致王庆祥·····	296
后 记	后 记·····	302

第一章 伴驾记

这一章记载口述人从入宫到出宫，即1924年在紫禁城内几个月的生活。当时，溥仪虽处逊位，却依旧拥有皇帝尊号，口述人随侍圣驾，乃称之为伴驾记。

父亲侍奉过西太后

我原名李光平，汉族人，1912年5月22日生于北京宝钞胡同北头。父亲李嵩智，早年在颐和园銮仪卫处^①干过。



慈禧手持团扇，右为恭亲王之女，左为隆裕和瑾妃，还有总管太监李莲英（前右）和崔玉贵（前左）

^① 銮仪卫处：负责抬轿及各种仪仗的机构。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说：“大李，他的父亲原在颐和园当差，侍奉过西太后，由于这个关系，在宫里裁汰太监时，他得以进宫当差，那年他才十四岁。”溥仪这样说的根据，便是我向他讲过的几段关于父亲的故事。

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家中有个装杂物的木匣，我常常摆弄匣里的各种小玩意儿。一天，我找出个小圆球，不是铁的，不是木头的，也不是玻璃的。

“这是什么呀？”我向父亲刨根问底。

“这是鱼的眼珠子！”父亲回答的时候，已经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

我手拿那颗圆珠，依偎在母亲膝下，听父亲侃侃谈起他青少年时代的往事……

父亲说，在颐和园銮仪卫处当差的人，年长几岁的常在夜间偷着去叉鱼。他们使用的叉，不算叉竿，仅叉头就有一尺多长。父亲问他们为什么要使用这样大的叉，因为在他看来简直能把鱼儿叉烂了。他们笑着回答父亲说：“你还没见过，哪里会知道呢！因为鱼的个头儿大，必须用大叉，据以往的经验，叉在鱼身上，鱼一打挺，这叉就变得像佛手^①似的。你不信，今儿晚上跟我们去看看吧！”父亲好奇，便在当天夜里跟他们去了。

叉鱼的人们来到一块稻田地里，不远处有一片洼地，昆明湖水涨时便漫过来了。远远就听见那边稀里哗啦的水响，那动静就像有人洗澡似的，原来正是雌鱼甩子^②的季节。不大工夫就叉上一条二尺多长的鲤鱼，于是赶快送回宿舍，还将鱼封在罐内埋入地下，以防被管事的人看见惹麻烦。他们还告诉父亲，这是小鱼崽，大鱼都在湖内甩子，上不来。

父亲说，他在昆明湖湖面上见过大鱼，它吃食时把头向下一扎，尾巴露出水面总有一尺多长。庚子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西太后跑了，在颐和园当差的人放开胆子从昆明湖里抓了好多大鱼。这时，父亲用两手的拇指和食指比画一个直径三寸的大圈圈，说他在龙王庙地上曾见一堆一堆的鱼鳞，鳞片有这么大！据说西太后还驾后，很奇怪地问过侍候她的人：“湖里那些大鱼怎么一条也看不见了？”銮仪卫处的偷儿们倘被她知晓了，肯定会人头落地。

慈禧虽恶，差人们还是要钻空子办自己喜欢的事情。父亲说，昆明湖中除大鲤鱼外，还有一种名贵的鲑鱼，差人们抓这种鱼很有经验。如果是夏天，一般要到下午四五点钟时到湖边去垂钓，这时候慈禧已经休息，不再出来，湖边也没有

① 佛手：一种观赏和闻味的果品，中医入药。其中有的品种是一种蔬菜。

② 甩子：是北方方言，对鱼排卵的叫法。

人了。然而，钓鲑鱼须用特制钓具和钓鱼方法：只用短鱼竿、线和钩，不用鱼漂，在钩上挂了食就扔入水中，沿湖边慢行，感觉鱼儿上钩，轻轻往上一提就把鱼钩上来了。这时千万不能甩，一甩就会把鱼的嘴圈儿钩掉。到了冬天，西太后回城后更可以放心抓鱼。单等湖边刚结一层薄冰之际，人站在岸边就能穿过透明的冰层，看见水下有片发黑的地方，那便是鲑鱼鱼群。瞄准了目标，再迈动小碎步上冰，千万不可停住，一停冰层就破裂了。就这么走着，用叉向黑处扎去，肯定叉住鲑鱼。同时，一片黑的地方将展开形成白色的宽带，霎时又复合为黑的一片，则再叉。奇怪的是，你反复地叉，这种鲑鱼反复散开、聚拢，却不离去。鲑鱼像纺锤似的，烹制出来味美可口。

父亲还讲过一件慈禧被糊弄的事儿。有一回，西太后遛弯儿来到长廊西北头后面那个殿的院子里，她手指殿外门旁一块地方说：“这里应该有一棵松树，你们快去移栽！”随侍太监们应命马上去刨了一棵栽在这里。銮仪卫处的当差人员当时有见着的，回来说，真怪，那种地方也能种树？位置、土质都不适，肯定不会活！一个月后，几个好奇的差人去看，起初看不出是死是活，有个愣的，索性把松树拔起来看，不料新根须显然已经生长，乃连忙重新埋上，悄悄离开。过些日子再去看时，针叶渐黄，松树到底死了。就这样，“老佛爷”指令移栽的一棵松树，竟然叫当差人给偷着祸害了。

我给溥仪讲这些故事时，当然不能这么直接说，要用尊敬慈禧的口吻。

入宫给溥仪当奴才

父亲并非太监，说他“侍奉西太后”，那实在是间接的。当我出生时他早已离开了颐和园銮仪卫处，成为制作泥玩具的手艺人，就靠他这门手艺，全家勉强维持生活。

1922年我十岁，父母为了改换门庭，省吃俭用挤出一点儿钱来，把我送到旧鼓楼大街北头酒醋局私塾读书。私塾设在一处寺庙中，先生姓白，领着我们念《三字经》《千字文》《大言杂字》《大学》《论语》等，背死书就是了。这样，我在那座寺庙里念了两年书。

1924年夏天，父亲忽然找到私塾来，替我向白老师请了一天假，就带我回家了。到家一看，有位客人。父亲引见说：“这是本家远房哥哥，在紫禁城当护军。”

让我称呼“三哥”，我向他问安。父亲又说：“三哥想把你带到宫里去，给小皇上当差。”这位看上去有四十多岁的三哥接着说：“朝廷挑选差役，这是第三回^①了，挑上的送进宫廷乐队。”我不懂这“乐队”是干什么的，三哥又解释说，到了那儿整天吹、奏、弹、拉，可好玩了。有小号，有黑管，有竹笛，愿玩哪样就玩哪样。父亲挺高兴，嘱咐我说：“若是挑上了，是你的福分，住在宫里要好好学，甭想家。如果挑不上也别泄气，就跟三哥回来，再上白先生那儿念书去。”父亲还告诉我，如果问我名字，就说叫李广平。说着，拽过我一只手来，在手掌上写个广大的“广”字。“光”字是我家辈分上的排行字，从小在私塾读书，一直沿用此名，现在为啥不叫用呢？说是皇家有位光绪皇帝，要避讳。为了跨进皇家门槛，连辈分也顾不得了。

父亲嘱咐一番，便催促三哥带我上路，生怕误了时辰。我们两人急急出了宝钞胡同，直奔皇宫而去。走了约摸三里多地，来到景山对面的神武门。进门在门房等了有一个小时，从里面出来一名太监，三哥就把我交给了他。我跟着太监进宫，左拐右拐不知道拐了多少个弯儿；东跨西跨又不知道跨过多少道门槛。终于来到一座门前。我又被移交给另一名太监，由他领着进门，再拐一个弯，来到一个大院套里。我抬头一看，坐北朝南是一栋金碧辉煌的大殿，大殿窗棂上安装着明晃晃的大块玻璃。我正为眼前的景象而惊奇，第三名太监又把我接走了，他把我领到台阶前面。后来我才明白当时的种种情景：宫中对太监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外层太监绝对不许进入内层，是第二名太监把我带到养心殿，而第三名太监就是“殿上太监”，他才有资格在养心殿院落内活动，他领我来到的地方被称作“丹池”。

当时，丹池内已经站了三四十个年龄和我相仿的孩子，都规规矩矩地立着，不许抬头四处张望。过了大约半个小时，忽听有人喊：“万岁爷来了！”当然是殿上太监喊的。我估计这“万岁爷”准是小皇上，真想抬头看看他长得啥模样，或许跟龙差不多吧！只是不敢抬头。

不一会儿，殿里的太监喊着告诉殿外的太监：“那个——”殿外的太监便顺着手指的方向找到孩子，再问：“是不是这个？”如果回答说“是”，就把孩子拉到外面去，如果说“不是”，再重挑。就这样，溥仪在殿内眼望人头指指点点，

^① 溥仪自1923年7月16日裁撤宫内太监后，为满足享乐需要，又三次招雇差役人员，挑选十几岁的孩子进宫当奴才。

里里外外的太监层层传话，于是我们这三四十个孩子的命运便被决定了。

估摸着挑出了三四个孩子，殿外的太监忽然把手指头指向了我：

“是不是这个？”

“不是！不是！”于是，我刚从



皇后婉容



拥有皇帝尊号的少年溥仪

排里被拉出，立即又被推送回去，心里正慌神，忽听殿内又传出那男不男、女不女的声音来：“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我遂像小鸡似的被人扯着脖领提了出来，送进挑上的孩子堆里。也不问话，也不答话，连小皇上的面目也没敢看一眼，我就被稀里糊涂地挑上了。

溥仪在他的书里说我得以在宫里裁人时反而进宫当差，是因为父亲的历史关系。其实，父亲当年不过是个抬轿子的脚夫，他能有什么能量？一定要说有关系，无非是说父亲比较熟悉宫中当差生活，又认识几个人，所以才没有错过宫里招人的机会罢了。

“殿上的”兼宫廷乐队演奏员

没挑上的孩子被送走了，我们留下的四五个有人领着，来到养心殿宫门外西南角落小院里的一间屋子，这便是“殿上的”住宿之处。里边原来住着五六个人加上我们新来的，就超过十人了。

第二天一早，有名殿上太监来传，把我们领进养心殿内吩咐说，从今天起，我们都是“殿上的”，由他带班，在养心殿内干活。这“殿上的”其实就是“殿上太监”，因为新招的这些孩子不是阉人^①，不能称太监，所以干脆就叫“殿上的”。我听说宫里早有非阉人当差干活儿的先例，不但像銮仪卫处那样的机构有，茶膳房等机构内也有。不过，早先对这些人在宫内活动的范围和时间都有严格规定，他们只能在早、晚按时入内、退宫，绝对不许在宫内留宿。后来，这些规定逐渐松弛，到我进宫时，宫里的非阉人已经不少，而且因工作需要的可以留宿宫中。甚至连在宫中没有职务的外人，有的也凭借私人关系偶尔住到宫中，白吃“科食”^②。那天听太监管我们叫“殿上的”，我当时心里纳闷儿：不是说让我们进宫学乐器吗？怎么又成了“殿上的”？不久我就明白了：“殿上的”是正业，宫廷乐队演奏员仅仅是兼职而已。

带班太监交给我们每人三样儿工具，一是普通的鸡毛掸子；二是簸箕，比普通铁簸箕略小；三是一种特制的擦地工具：一根三尺多长的木棍，木棍头上绑两条长布，每条都有一尺宽、一丈四五尺长。这种工具是为了适应宫内清扫工作的特殊需要而制作的。宫殿里有许多又长又宽的几案、陈设柜等，下面净腿儿，摸也摸不着，够又够不到。用这种工具很好使，先把那两条长布蘸湿，再拧干，然后顺着几案下木腿中间的窄道甩进去，指哪打哪，布到尘除，一丁点儿不连带别的地方，十分麻利。不过，那是一种很难的技术，开始我总是使不好，不能随心所欲，一甩就缠到几案腿儿上了。练了将近一个月，才逐渐掌握了这种技术，能够熟练地使用当时被称为“唐布”的特制扫除工具了。

我们清扫养心殿的时候，时常看见小皇上出来进去，像是挺忙的，但不知道他干啥。他从来不和我们“殿上的”说句话，却给我们每个新来的，如严桐江、

① 当时民国政府与清室内务府有约，除留用宫中太监外，不得新招并使用阉人。

② 所谓科食，就是从皇帝以及后妃们的膳桌上撤下来的食物。神佛香案前撤下来的供品，也称“科食”。